

# 狱中女友

〔捷〕埃娃·康图尔科娃 著

陈平陵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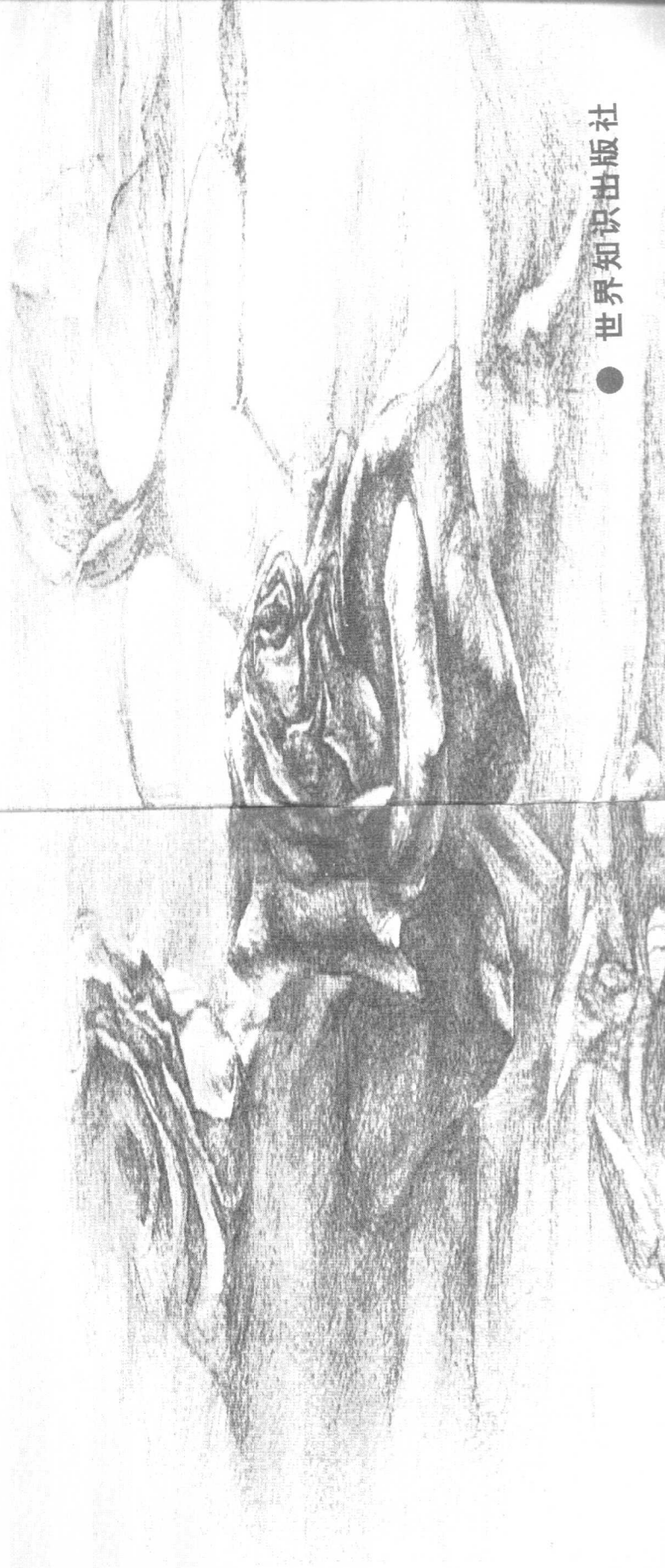


世界知识出版社

捷克共和国文化部赞助  
北京长泰国际时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有为赞助

# 灰女中妖

[捷] 埃娃·康图尔科娃 著  
陈平陵 译



● 世界知识出版社

**PŘÍTELKYNĚ  
Z DOMU SMUTKU**

**EVA KANTURKOVÁ**

Vydal 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v Praze roku 1990

根据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 1990 年捷克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 江 郑金彦 责任出版:夏凤仙

装帧设计:孙 旻 责任校对:何 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狱中女友/(捷克)康图尔科娃著;陈平陵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7

ISBN 7-5012-1781-5

I. 狱... II. ①康...②陈... III. 纪实小说 - 捷克  
- 现代 IV. 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2948 号

**图字:01-2002-2738 号**

**狱 中 女 友**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编:100010)

网址: <http://www.wapbook.com>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1/32 印张:11 1/8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 - 5000 册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2-1781-5/I·138 定价:2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埃娃·康图尔科娃(1930.5.11~)

捷克当代著名女作家，先后发表了《悲哀的庆典》、《洪水到来之后》、《我们在书中相会》、《阿贝尔先生的遗体》、《黑星》、《钟楼主人》、《首饰盒》等长篇、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一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狱中女友》是其成名之作，在德、法、瑞典等国受到广泛好评；1990年在捷克出版时，荣获当年最佳文学创作奖。作者曾任捷克作家协会主席，其间两度来华访问。

## 译者的话

---

这是一本关于女人的书，是用女人的目光去观察女人的爱与恨、喜与忧、强与弱、美与丑的书。书的捷克文原名是《凄凉之屋的女友们》，写的是作者在她称之为“凄凉之屋”的捷克知名监狱——布拉格鲁津监狱里认识的十二个女囚，作者本人当时也因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而无辜地在那里被囚禁了几乎整整一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那间“白日昏暗无光、夜晚灯火通明”的几平方米的小牢屋里，作者同她们朝夕相处，呼吸与共，在身体与身体的接触中，在心灵同心灵的撞击中，对她们的外在特点和内心世界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了解产生同情，同情驱动创作，于是，作者笔下就出现了描写这十

二个“凄凉之屋的女友们”的纪实小说。

由于苏联入侵后的政治环境，这本小说最初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捷克斯洛伐克流传，后来由德国标志出版社在科隆出版。小说的这种“凄凉”遭遇，不仅未能压制住，相反，更加强化了它的巨大社会反响。1984年它就被舆论评为该年度捷克斯洛伐克最优秀的文学作品。1990年，它终于在布拉格正式出版，第一版就发行了七万册。以后，它还被译成英、法、德等文字，介绍到欧美许多国家。

小说的主人公，是因各种原因遭监禁的十二个女子，也许我们可以称她们为“鲁津十二钗”。她们与《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虽有天壤之别，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她们都是一些不幸的女子。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描述了这些狱中女友的遭遇，特别着力刻画和分析她们的性格，解剖和鞭挞她们的灵魂。透过这一群在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堕落之间痛苦挣扎的普通女子，读者可以看到，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界限其实是经常流动、变幻不定的，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当然包括女人，都渴望幸福，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然而，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以及追求幸福的方式，却不总是和社会的现实状况相协调，甚至相反，常常与之发生碰撞和冲突。正是这些碰撞和冲突，成为了许多人不幸的根源，同时，这些碰撞和冲突，特别是对待、处理这些碰撞和冲突的态度、方式，也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女人在这些碰撞与冲突中，往往遭遇最惨，付出最多。古今中外，概

莫能外。一位伟大的哲人说过，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解放的尺度。天下女子多不幸。怎样尽量减轻女人的不幸，这也许就是作者通过这本书想要向社会提出的问题，或者用书里的话来说，向这个冷漠的世界发出的一声呐喊。

这本书在写作上也很有特色。它不是一部叙事小说，而采取作者自述的形式，边说边评，夹叙夹议。作者非常善于捕捉人物的特点，通过她们的三言两语、举手投足，就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肖像画，或者，如作者所说的，一幅幅人物漫画。在这些画像中，主人公的外貌、性格、心理活动，乃至灵魂深处埋藏的恶念与善意，都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作者穿插了许多辛辣而又幽默的评论，读后令人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又忍不住捧腹大笑。请看，阿道夫·希特勒的亡灵被招魂者请来人间，事后他居然不想回去了，因为他在死者的天国里不好受，但人们又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亡灵会在人间搞出些什么名堂，因而惶恐不安。这里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寓意啊！再请看作者对癫狂症的评论：癫狂者总是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但他的尺度又太短，于是，在碰壁之余，就使用暴力去实现自己的要求。这些话虽写在十几、二十几年前，但是，结合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不也仍然一针见血吗？在跨入 21 世纪、进入一个新千年之际，人们不正是需要百倍警惕那些希特勒亡灵和癫狂症患者吗？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作者和我原来还是学友。50 年代初，说起来都半个世纪了，我作为公派留学生，曾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历史系，和念哲学系的作者同在伏尔

塔瓦河畔的一幢大楼里上课，不过，当时我们不曾有幸相识。

捷克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欧洲中部的一个文明古国。捷中两国有着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捷克人的心灵同中国人的心灵是能够相通的。我相信，翻译出版埃娃·康图尔科娃女士的这本书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捷克，了解那里的人民，特别是作为社会解放尺度的女人。

陈平陵

2002年3月

## 目 录

|           |      |
|-----------|------|
| 凄凉之屋      | /1   |
| 玛伊卡       | /18  |
| 莉布什卡      | /36  |
| 海伦娜太太     | /49  |
| 安蒂——酒心巧克力 | /69  |
| 赫尔嘉（第一回）  | /101 |
| 帕特尔科娃     | /139 |
| 菠芝奇卡——小市侩 | /150 |
| 赫尔嘉（第二回）  | /184 |
| 黛妮萨       | /200 |
| 维拉        | /240 |
| 赫尔嘉（最后一回） | /264 |
| 娜金卡       | /274 |
| 安卡和阿莉奇卡   | /310 |
| 亡灵        | /335 |

## 凄凉之屋

---

布拉格城郊有一座颜色发黄的建筑物，它的两翼各有横竖两排楼房。竖的两排矮一些，也短一些，从两头同横的两排相连，形成两个天井式院落，一个给犯人放风用，一个供堆放煤炭用。在两排矮一些的楼房里，有办公室、储藏室、衣帽间、医务室、阅览室，以及一间所谓的文化娱乐室——一间空荡荡的大厅，看上去像是被废弃的酒馆。两排高一些、长一些的楼房是牢房，它们的专门用途从外面也可以看出：一排排用铁栅栏封起来的窗户构成了它们特有的建筑风格。

横排的两幢楼房里面，各有一条长长的过道把它们隔成两半，过道两边就是大小不等的牢房。有八人一间的、十

二人一间的、四人一间的、六人一间的，也有两人一间的。但是，所有的牢房里实际关押的犯人人数都大大超额，两人一间的关着三人，四人一间的关着六人。牢房里拥挤不堪的情景，可以透过牢门上的监视镜看得一清二楚。大一些的牢房还在墙上设有一个监视孔，它由外向里扩展，呈漏斗形，从这里可以环视牢房里的一切，连那毫无遮拦的土耳其式蹲坑都一览无余。

每当犯人受审讯后从六楼被押解下来，或者被押解去天井放风时，随着他一步步陷入这座房子的深处，便会有一股越来越浓的臭味迎面扑来，熏得他头昏脑涨。头两个月，我每天要两次被押解去接受审讯，也就是说要被熏四次，一个来回两次，两个来回四次。在来回的路上，押解员要打开和关上许多扇铁栅栏门，每次过门时他都让我在他前面先过去。可这不是出于什么绅士风度，而是规定。他每次让我先过，从不说声“请”，而我走过他身旁时，总免不了要说声“谢谢”。有一次，在一种对人性的幻想驱使下，我竟然对他说：“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呼吸与共啊！”后来，我的这种幻想很快就遭到迎头痛击。当我又一次被带去受审讯时，电梯里上来了一个下巴结实、留着平头的粗壮男人。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朝南牢房的女囚们被这散不去的臭味熏得喘不过气来，有的甚至因心脏不适而昏厥。这个在监狱上班的审讯员也满身大汗，而他却还有心思对我说风凉话：“蹲在这种凉快的地方，该有多惬意呀！”

有一次，这使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几乎让我丧失了勇敢

面对命运的意志力。这是1月的一天，我们一个紧挨着一个沿主楼梯到天井去放风。为了御寒，我们把睡觉盖的毯子披在破旧的衣服外面，双手裹在毯子里，脚上穿的硬纸壳衬垫拖鞋里塞了许多棉花，以便在雪地上行走。在一个楼梯口，透过一扇玻璃碎了的小窗户，我看到了外面寒冷的晴空，同时，那股臭味从下面向我扑来。霎时间，我脑子里突然一闪：上帝呀！我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监狱的臭味沾在头发里，附在衣服上，皮肤、床垫、毯子、地面、墙壁、铁床，甚至犯人的眼睛都浸透了这种味道。这里面有散不去的烟味，因为牢房小小的窗户上不仅有铁栅栏，而且还有一层密密的铁丝网，空气很难透过。这里面有因长时间不洗澡和感染各种疾病而从犯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此外，还有厕所的气味，牢饭的气味，以及那被犯人们无数次吸进呼出而陈腐了的空气的味道。所以，习惯这种缺氧的环境，是犯人的身体首先必须完成的任务。为此，你要付出一半的生命，剩下的一半才交给审讯员。

监狱好比一座有许多层次的深渊，犯人要在这里体验一段虽生犹死的经历。放风的天井就是这深渊的底。水泥砌面的高墙把天井隔成两个环形圈，每一圈又隔成一个个小笼子，一间牢房一个。每个环形圈上面都设有一座岗亭，岗亭装有同警卫排长办公室相联的警铃。犯人们把这有顶棚的岗亭称做乌鸦窝，警卫们则把在岗亭里值班叫做站板凳。他们并不喜欢在乌鸦窝里站岗，而愿意在楼道里监督犯人下楼梯。因为站板凳很紧张，必须随时注意不许

任何犯人从牢房窗户里向下探头探脑，也不许任何犯人从天井笼子里向上东张西望。犯人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呼喊、裸露身体、打手势，都在禁止之列。警卫排长在办公室里不时用望远镜向窗外观望，他不仅监视犯人，也监视两个岗亭里的警卫。若有犯人违纪犯规，警卫必须装腔作势地给予惩罚，否则，他们的排长就会惩罚他们。一发现高处窗口上有望远镜片闪光，笼子里的女人们就会尖叫起来，而哪一笼最不听话，那一笼的犯人就会被押回牢房。笼子上面覆盖着一层铁丝网，当犯人们出来放风时，从上面往下望去，他们就像是一群从动物园赶出来的野兽，审讯员们很喜欢从四楼办公室里探出头来观看。而在深渊底部的犯人们极目张望，也只能看见一排排带有铁栅栏的窗户。有时会有勇敢的人把身子吊在牢房窗户上探望天井，而此时天井里的犯人透过密密的铁丝网也只能看到他模糊的轮廓。在犯人们的头顶上，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水塔，上面也设有岗楼。水塔上有一窝燕隼，受审讯时我曾看见它们孵小鸟，也曾看见它们飞往不远处的白山林场去觅食。监狱楼房的屋檐下还栖息着一群鸽子，有白色的，也有灰色的。四周的楼房都不高，有的五层，有的七层。在深渊底部还可以见到天空，那高高的、呈拱形的天空。然而，这里毕竟是一个无底洞，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

这里的一切都是违反人性的。强制性的管理制度表现在许许多多的琐碎事情上，它使人变得不再是人了。你说你只不过是be拘留审查吗？不能证明你有罪时，你还可以（至少从理论上说）从这里被释放出去吗？或者说，你在

这里不过是等候法庭审判吗？不要太天真了！在这个官方称之为教育改造所的绿色大门里（“您不是在监狱里，您是在所里”，一位审讯员这样对我说，听起来差不多像是说“您在旅馆里”一样），你想轻轻松松地出去，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谁要是还抱有这种希望，以为进来后还可以平平安安地出去，肯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因为罪证不足而停止审讯的案例极少，只要检察官提出拘留谁，谁实际上就已经被判刑了，法庭要决定的不过是刑期多少年而已。有的案子法院根本就不审理，比如我们的案子，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也不会下令停止拘留。他们可以不经法庭而长年对你实行拘留，法律只根据案子所涉及的相应条款限定每次拘留的最长时间，在我们国家最长可以拘留十年。也有不少受到刑事追究的反对派人士未被拘留，那是由于国家不想太丢面子，国库也不想花太多的钱，因为法律上有一条规定：对无端受拘留的人，国家应给予赔偿。

在这里，希望通常是以失望告终，因为你只会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我们的拘留审查期限不知道已经被延长多少次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就会诱使被拘留者为了澄清案情而同审讯员“合作”。他们不是按照公认的准则，把查找罪证作为审讯工作的基础，而是依靠被告的供词和证人的证词。但正如人们常说的：“招供固然可以减轻刑罚，但也意味着一定会受到刑罚。”审讯工作的这种做法，无疑也影响到了监狱的管理状况：被监禁者受到严格隔离和百般凌辱，因为关他进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他屈服。而如果你不及时打消你抱有的希望，你就会把这种

希望寄托在审讯员身上，力求用自己的招供和对别人的指证来争取他为你减刑。所以，在这里与其说是要不放弃希望，不如说是要锤炼自己的忍耐力。

“监狱长同志不把被监禁者当人看。”一位年轻的、受过教育的训导员（国家保安学校毕业生）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这样对我说。她在学校里学过一点心理学，因而愿意区别对待不同的被监禁者。被监禁者不是人，而是罪犯，这是监狱管理人员全部哲学的基本命题，也是他们所施行的“教育改造”的出发点。“瞧着吧，我们会把你们改造好的！”一个快要退休的、整日醉醺醺的低级看守经常在我们窗下的放风笼里这样说。看守们对我倒不大声叫骂，他们常辱骂和殴打那些难对付的精神变态者。监狱里也只是在个别的非常情况下才使用催泪瓦斯、脚链，或者所谓的“熊皮”紧身衣（即用皮条捆绑被监禁者，以限制其活动）等器具。其实，残酷并不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个别的非常情况也往往是被监禁者自己引起的。肯定地说，被监禁者相互殴打要比遭受看守殴打多得多。笼罩这悲惨世界的，是远比这些事情坏得多的东西：这里充斥着一种使人变得卑微下贱的腐朽空气。那种明知被监禁者毫无反抗能力，并且很可能有罪，却还能够按规矩和职责去对待他们的看守，现在已经几乎绝迹了。在我们这片牢房里，这样的人只有过一位。他是那种和善而尽职的人，凡是它能够办到的事，他都乐于去做，比方说给一个信封、一包例假纸，或者添一片面包等等。他不戏弄被监禁者，更不欺负他们。那些不愿在被禁者身上滥用权力的规矩人，对于

在这个部门服役来说，已经变得不那么可信赖了。其实要分清一种制度的文明或是野蛮，最可靠的标准莫过于看用什么手段来管理那些无能为力的人群集中的地方，比如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监狱等等。还应该补充一句，我们这个挥霍无度的国家太穷了，以至于根本无力拨款去建设监狱。

要使人变得卑微，变得渺小（“您太自负了”，一个刚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年约三十五岁的衣冠楚楚的审讯员曾经这样对我说），也无须采用戏剧性的方式方法。它更多地是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在令人觉得可笑的细小行为上的一种过程。比方说，那个常称我为康图尔科娃女士的训导员，每次在这样做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一种自认为是临危不惧的英雄的表情。在缺乏监狱生活经验的被监禁者身上，“平民生活”时期（人们这样称呼狱外的自由生活）的礼节还在惯性地起着作用。所以，每当我把家里寄来的包裹交给训导员，让她们检查里面有没有不许带进来的物品时，总要拿一些水果或糖请她们吃，然而，她们一次都没有接受。我还曾天真地想，这大概是因为她们不愿剥夺我很难获得而她们却随时可以买到的东西吧。实际上，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这里除了看守应对被监禁者保持距离的职责要求外，还有她们对被监禁者的嫌弃或者厌恶。有一次，一个盛气凌人的年轻看守押解我去医务室，回到牢房门前时，我伸手去抓门柄，准备自己开门（其实这也是“平民生活”时期残留下来的习惯在起作用，有经验的囚徒会等待看守替他开门，这种囚徒总是小

心谨慎地留意不代替看守做任何事情)。突然，那个家伙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似的对我大声叫喊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其中的原因。我见到另一个押解员（一个比较有教养的人）双手都缠上了纱布，说是染上了疥疮。可以肯定，是被囚犯传染的，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病源。照例犯人进监狱，都要由医生进行体检。给我检查时，医生只问了一下身上有没有长疹子。我倒没有，但万一我有却不说呢？我们那间牢房就曾领来过有病的犯人，一个长疥疮，一个生淋病，一个满头虱子。还有一个女孩长阴虱，幸好她很快就被转到隔壁一间牢房去了。以后那间牢房的人全都传染上了，不得不带她们去刮光全身的毛发。在她们回来时，我们还听到一个女人穷开心地说：“姑娘们，这下子我们可再没法干那种营生了。”无可奈何的囚犯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一切都要仰仗别人，很容易传染和染上各种疾病，包括疥疮、淋病、头虱，乃至阴虱。可是，这里究竟是谁应该受到嫌弃和蔑视呢？

有时候我夜不成寐，坐在那张紧挨着别人的窄床上，这时我仿佛从外部看到了那幅我也在其中的图画，就好像我穿过过道，打开监视镜的盖子，从那个小孔中观察我自己一样。我们六个人紧挨着躺在这间四人牢房的床上，床是铁制的，呈灰色，已经有些塌陷了；毯子也是灰色的，而且很脏；床单早已破旧，洗得也不干净；橘黄色粗布做的睡衣简直不成样子，男女不分，缺胳膊短腿，有的连裤腰间的松紧带都没有；内衣更是破旧不堪。我们六个人就